

蒋柳著
（天涯—D 小马连环）

诸王的游戏

第1部
寒冰

天涯煮酒知名作者“小马哥”蒋柳最新力作！

中国式的**冰与火之歌**，唐朝范儿的**纸牌屋**。

的角逐扑朔迷离，权力的游戏永无止息，
史实与虚构的巧妙结合，全新演绎中国历史上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。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012036770

1247.59
218

①部 寒冰 诸王的游戏

D
小马连环(



北航

C1724897

1247.59
218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诸王的游戏. 第1部, 寒冰/蒋柳著. —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4. 3
ISBN 978-7-5060-7327-1

I. ①诸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42259 号

诸王的游戏 第1部 寒冰

(ZHUWANG DE YOUXI DIYIBU HANBING)

蒋柳 著

责任编辑: 鲁艳芳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92 号

邮政编码: 100010

印 刷: 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

版 次: 2014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22.5

字 数: 341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7327-1

定 价: 39.8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5210853



目录

- 序幕 / 1
- 第一章 幽骑北来 / 5
- 第二章 帝王心机 / 13
- 第三章 流亡隋后 / 23
- 第四章 上意难测 / 33
- 第五章 王妃的宿命 / 40
- 第六章 乱世谋士 / 46
- 第七章 仅余之物 / 52
- 第八章 亡妻的警示 / 56
- 第九章 草原盛宴 / 60
- 第十章 私甲与谋逆 / 65
- 第十一章 与狼共舞 / 72
- 第十二章 帝座的诱惑 / 76
- 第十三章 帝王之诺 / 84
- 第十四章 独闯行宫 / 90
- 第十五章 瓦岗名枪 / 94
- 第十六章 神秘刺客 / 99
- 第十七章 暴亡的信使 / 106
- 第十八章 双面权臣 / 110
- 第十九章 唐朝名将 / 116



- 第二十章 突来的唐使 / 126
- 第二十一章 名马 / 133
- 第二十二章 恶雨 / 138
- 第二十三章 猎阵 / 143
- 第二十四章 义成的危机 / 150
- 第二十五章 沉默的午餐 / 154
- 第二十六章 夺槊与驯马 / 158
- 第二十七章 可敦的决断 / 172
- 第二十八章 临湖殿的困兽 / 180
- 第二十九章 赵郡王的能力 / 186
- 第三十章 新的可汗 / 199
- 第三十一章 剑舞 / 213
- 第三十二章 裴仆射的秘密 / 234
- 第三十三章 杀将 / 243
- 第三十四章 赵郡王的雄图 / 247
- 第三十五章 转机 / 255
- 第三十六章 窥秘 / 266
- 第三十七章 南下的铁骑 / 271
- 第三十八章 夺马 / 276
- 第三十九章 叔父的辩白 / 288
- 第四十章 郁射设的去向 / 295
- 第四十一章 鱼符 / 304
- 第四十二章 香火兄弟 / 314
- 第四十三章 醉酒的国公 / 321
- 第四十四章 可敦的背叛 / 331
- 第四十五章 相持 / 340
- 第四十六章 失意之夜 / 346
- 附录 《诸王的游戏》人物关系图 / 355



“杨柳青青着地垂，杨花漫漫搅天飞……”

女孩低唱。她靠在马车的窗边，手伸出车子，挥舞着一根柳条轻轻地拍打着车厢，柳叶荡然无存，就连柳枝都已干枯。

旁边，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妇人倚着车窗聆听，面带倦容，嘴角却有笑意。一个六岁大小的男孩正在睡觉，鼻翼张动，呼出均匀的气息。一个年轻的少妇抱着他，正用手爱抚他的额头。

“阿娘，那边有柳树吗？”女孩突然开口问道。

妇人抬起头，脸上露出苦笑，她在那里见过无边无际的草原，还有如黄金巨毯一般的沙漠，像柳树这样的耐旱树木都艰难生存。

一片黄色的沙碛地无边无际，远处有一处胡杨林孤立在沙碛地边缘，数只不知名的野鸟从林中窜出，发出奇怪的鸣叫声直冲云霄。

你也不要做杨柳，要做就做胡杨。妇人记起她在北疆夫君指着屹立在荒原中如披金甲的胡杨树说：“千年不死，千年不倒，千年不烂，朕能如此树否？”

夫君快意的大笑犹在耳边，他的尸体却在潮湿的江南渐渐腐朽。妇人愁容更盛，却无损她的艳丽。

“或许有吧。”不忍让女儿失望，她违心地说道。

女孩从窗外收回手，对母亲回以天真的微笑，正要开口，却被外面一个粗犷的声音打断。

“娘娘，坐好了！”



扬鞭的声音响起，女孩的脸色变得苍白。“阿娘。”她惊恐地瞪着眼睛，男孩猛然惊醒，随即被车内的气氛吓哭了。

少妇不知所措，紧紧抱着男孩：“政道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”

年长的妇人伸手掀开帘布朝外张望。

不远处数面军旗像是从平地冒出来似的，鞭子在空中呼啸，车轮发出刺耳的呻吟声。马车飞快，军旗却越来越近。

“是李唐齐王的兵。”她缩回车里，冷冷地说道。同时，马车像是突然跳了起来，腾到空中，然后重重摔在了地上。

妇人睁开眼，巨大的疼痛在全身扩散开来。

“政道！”她喊道，“淮南……你们在哪儿？”

“阿娘。”这是女孩的声音。随后，男孩的哭叫声也传来。妇人四下张望，她将手撑到地上试图站起来，却几乎滑倒，这才注意到手上全是鲜血。

我受伤了？她心中涌起一阵恐慌，往身上打量，却找不到伤口，不远处，车夫的身体吸引了她的注意。这个结实的车夫倒在车架旁，数支箭矢从身体透出。

他死了。这是逃亡路上死掉的第几个车夫？她无从记起，但肯定是最后一个了。

“娘娘。”一双手从旁边将她扶起。

“你不要管我。”看清是自己的儿媳之后，她厉声说道：“看看政道跟淮南！”

“他们在这里！”少妇脸微红，从后面扯过两个孩子。两人的衣服已经被扯烂，脸上到处是污渍，似乎并没受伤。

“谢天谢地！”妇人长出了一口气，将男孩拉到眼前，仔细查看，男孩显然被吓得不轻，连哭声都已哽咽。

“阿娘！”女孩惊恐地叫出声，马蹄声大作，一阵乱尘过去，数十名着甲的骑兵将这两个妇人跟两个小孩围在了中间。

“娘娘，你让我们好生难找！”一个身如壮牛的大汉在马上狞笑。

“宇文宝！”妇人咬牙切齿地说道，她将两个孩子拉到身后，“你一定要将我们孤儿寡母赶尽杀绝吗？”

“你们可不是什么孤儿寡母，尤其是你，我们齐王说你可以独挡一军。”

“你们齐王倒看得起我这个未亡人。”妇人倔强地笑着，她抬头望向对方的身后，“为了我们，你们这么多人还不够吗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你别想再骗我了！”宇文宝微笑，却终于忍不住回望，他的脸上掠过一丝慌乱。

不远处那片胡杨林里，突然钻出了另一支骑兵。

这不是他们的后援！妇人燃起了一阵希望，突厥兵？！这未必没有可能，此地位于河套，向来是中原跟突厥的拉锯之地。

“娘娘！”少妇的声音带着被救的喜悦，新来的骑队越来越近，妇人却难掩内心的失望，前来的骑士腰间有剑，但没有旗帜，也没有铠甲，更像是穿行北疆的商团。

骑士们突然纷纷拔剑，这让妇人重新燃起了希望。与此同时，先来的唐将紧勒缰绳，控制着躁动的战马，怒声大喝：“列阵迎敌！”

妇人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，只记得喊杀声四起，骑尘像沸腾的水。妇人只有拉着两个孩子躲在残车的后面，直到喊杀声渐渐变弱。

她再一次探出头来，凶神恶煞的大汉宇文宝已经不见了，沙石路上留下十余具尸体和呻吟的伤兵，唐旗正消失在前面的拐弯处。数十个骑士正来回穿梭，在未死的唐兵上补上一剑。

他们终于注意到了她们，一个穿着圆领短衫的人跳下马来。

来人肩膀宽阔，一只粗壮的手臂似乎出奇地长，背上有一把如弯龙的大弓。更奇怪的是他的脸上蒙着一块黑色的方巾，唯留出一双浑浊的眼睛。

“他们走了！”蒙面人将犹在滴血的剑插入鞘内。

“你们是谁？”妇人一只手握紧一个孩子，语气充满狐疑。

“我们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安全了。”来人并不愿意回答问题，而是朝后挥了一下手，有人牵来数匹大马。



“会骑马吗？”

“会。”妇人点头。

“我也会！”女孩接口，无论来者是谁，她似乎都察觉到危险已远去，于是又恢复了孩童的天真，“政道可以跟我骑一匹。”

“好，很好。”蒙面人不容置疑，“你们骑马朝西行十五里，那里有一支突厥的部落，他们会带你们去突厥汗廷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哪里?!”妇人更吃惊了。

“猜的。”来人耸耸肩，更像是敷衍。

妇人放弃了追问的念头，活下去就是幸运，答案不属于流亡的人。她望着眼前的蒙面人，突然意识到了什么。

“淮南。”她说道，“把你的耳坠取下来。”

女孩怔了一下，然后乖巧地抬手从耳垂取下一对精致的金耳坠。

“你这是?”终于轮到蒙面人疑惑了。

“为了谢你的救命之恩!”妇人说道，随后伸直了双手，耳坠在白皙的掌心发出炫目的光芒。

一丝意外在那双眼里闪现，隔着黑纱，妇人也能察觉到后面的笑意。“那我就收下了。”他伸出手取走耳坠收进怀里，“我就不送你们了，记住，往西十五里。”

蒙面人大步朝后，翻身上马。

“等等!”妇人禁不住叫出声，“你知道我们是谁?”

蒙面人停住，随即一阵笑声从面纱后传出。

“当然，你是亡隋皇后萧娘娘。”

第一章 幽骑北来



【可达志】

“弃身锋刃端，性命安可怀？父母且不顾，何言子与妻！”

粗犷的嗓音在驿道上空响起，连夏日的蝉都压低声音聆听这些不速之音。

他们就不能消停一下？可达志暗自抱怨，这些幽州兵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，而他已经受够了这些拙劣的嗓音，只想快点儿赶到长安交付差事。转过一个大弯，可达志松了一口气，十里亭的亭角终于出现在眼前。那么，剩下的就只有两件事了，怎么将身后的十余辆物资安全运进长安城，那里面装着幽州都督燕王李艺送给太子的礼物。还有一件事，怎么将护送的三百幽骑也送到城内去。

这些人本不该进城的，他们应该在此处就返程，可一路上，他们叫嚷着要去长安城逛逛，并宣称这是太子的安排。太子怎么会作出这样的决定？可达志满腹怀疑，可当这些人拿出太子署名的谕令时，可达志只好照办。

在一个岔路口，可达志将车队引上旁边的小路，进入一片柳林当中。

“就在这里了，你们把衣服脱了吧。”可达志转过身说道。

“可达都督不会让我们光屁股进城吧！”说话的叫李大伟，他身材高大，脸上有一处不引人注目的伤疤，是这队幽州骑兵的校尉。在对着可达志吼了这一嗓子后，他哈哈大笑起来，嘴角浓密的虬髯左右颤抖，身上的牛皮甲哗哗作响，附和的哄笑声四起。



可达志脸色铁青，浅褐色的眼睛里喷出怒火。虽然他是官居四品的东宫虞候率，对方只不过是涿郡的一名七品校尉，可天下初定，法纲未振，燕兵又素来骄横，所以这位李校尉一路上并不把他放在眼里。压抑着羞愤，可达志厉声喝道：“愚蠢，州兵不能着甲进城！你们想这样进城，只怕连朱雀街有多宽都不知道，就被城上的排弩射成肉串了！”

可达志指着一辆马车：“里面有衣服，换不换随便！”

李大伟见自己的笑话没有逗乐这位严肃的东宫虞候率，只好耸耸肩，向后面挥了挥手，士兵们纷纷下马朝那个大箱子走过去，粗糙却耐穿的青布衣服填满了箱子。

除甲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刚还着亮甲的三百骑兵先后换上了青衣。可达志扫了他们一眼，眼睛圆瞪，幽兵们将刚取下的刀又系在了腰上。

“你们干什么？兵器不能入城！”可达志伸出手，指向李大伟腰间那把长刀。

“没有刀，我们进长安干什么？”李大伟没有理会，继续系腰上的刀套。

可达志无法抑制自己鄙夷的表情：“你以为东宫没有刀给你们用？再说天子脚下，哪有你们用刀的份儿？”

“我们当然知道东宫有的是好刀，但我们幽兵只信任跟自己上过沙场喝过敌血的刀。”李校尉抚着自己的刀柄，刀柄木制，外面包了一层麻布，因为浸久了汗渍和血，边缘已脱线，布已泛白，但李校尉摸着它的表情却像在抚摸初恋情人的肌肤。

可达志暗暗骂了一声，打开了一个大箱子。

“把刀放到这里来，我可事先说明，要是被搜出来，我可保不了你们的命。”

通化门是东来旅客进城首选的城门。三丈多高的城墙透露出威严的王家气息。城门之外，一队全副武装的卫兵随时准备盘问进出城门的可疑人物。

按惯例，车队进城是一定要检查的。被守门的禁军校尉挡住后，可达志掏出了公文，校尉匆匆看完公文，点点头侧开了身子让出了城门。换班的时间到

了，他可不想在回家之前招惹上东宫的麻烦。

车轮在黄土夯实的地面滚动着前进，突然上面传来一声叫喊声：“且慢！”

不一会儿，一位着甲军将从上面匆匆下来，中郎将敬君弘，可达志默念着对方的名字，内心一阵厌恶，他堆上笑脸，拱手招呼：“原来是敬郎将当值。”

“可达都督好久不见，这出的是哪趟差呀？”

“太子生辰将近，燕王送了些礼，太子殿下令我去迎一迎。”

“太子殿下的？”

“正是！”可达志递上了公文。

敬君弘并没有接公文，反而越过可达志的肩朝车队望去：“太子殿下的按说不该查验，但最近江南新叛，上面有令，进城车辆一律严查，都督该不会怪罪我吧。”

可达志的笑容凝固在脸上，继而冷笑：“敬郎将职责所在，要查便是，最好查出什么违禁品，太子殿下也会感激敬郎将替他把关。”

敬君弘越过可达志，用手拍着打车上的箱子，声音沉闷，“太子殿下是乱世储君，会体谅我们当兵的难处。”随即开始解箱子上的铜扣。李大伟往前靠了一步，可达志用眼神制止了他。

箱扣已经解开，那双多管闲事的手沿着箱边敲打，终于决定找找看，箱子开了一道缝，“嘭”的一声，箱子又合上，一只大手从旁边伸过来，紧紧按住了箱子。

“敬兄怎么干起这小兵的粗活来了？”

敬君弘有些羞怒，转头一看，说出的话却已经软了：“常兄什么时候到的？”

那只大手的主人有着一双黑色而坚定的眼睛。可达志眼前一亮，来人是中郎将常何，跟东宫有些交情。常何先朝可达志点头示意，松开按住箱子的手：“敬兄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例行公事罢了。”敬君弘伸手摸向箱子，却被常何八尺的身体拦在了前面：“我看敬兄还是别搜的好。”

“不见得，还是搜搜好，不然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私放太子殿下的东西，



我们吃板子不要紧，连累太子殿下下的名声却是万死。”

常何突然笑了：“话是这么说，可现在是我当值的时候。要查也不该劳敬兄大架。”常何指指城上的沙漏，换班的时候到了。

敬君弘的脸涨得通红，心有不甘地望了望那只箱子，拱拱手说道：“那就辛苦常兄了，城门警卫不是私事，我想常兄不会徇私情！”

常何浅浅一笑：“那是自然。”

敬君弘带着忿色走开，常何转身面对可达志：“都督可以进城了。”

可达志这才顾得上施礼：“太子殿下必会记得将军今天的援手之情。”

“都督言重了，我只是替天子守城门而已。”

【李大伟】

长安。

长安的街道沉醉在最后一抹斜阳里，各处城楼上报时的咚咚鼓^①依次被敲响，鼓声像波浪一样掠过长安三十八条街道。

四百下的咚咚鼓声停息后，通红的夕阳恋恋不舍地最后亲吻这座美丽的城池，然后躲藏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，与此同时，各处坊门的关闭声接力这个城市的协奏曲。这也意味着，长安城的宵禁开始了。入夜后，没有特别通行证任何人不得在主干道行走。坊门全部关闭之后，大白天热闹街道空虚宁静得就像此时的夜空，但要认为长安城的夜晚是沉寂的代名词就大错特错了，宵禁只是针对长安主干道，民坊并不在列。在三十八条宽阔大道的两边，黄土夯实的坊墙围出了一百多个四方形的民坊。民坊里各种商铺依旧开门，旅舍里的灶火正旺，来往的客人喝着四方运来的麦酒、奶酒以及果酒，麦酒刺喉，奶酒带香，果酒有着琥珀一样的颜色，甚至还有一些西域运来的葡萄酒。某些旅舍里更有丝竹声传出，这里的热闹跟主干道的冷清截然不同，这里仿若长安城内的

^① 武德年间，长安城楼并未设置咚咚鼓，而以巡街士兵接力传呼示警，后在唐朝宰相马周的建议下设置，终唐一代，两京即长安洛阳大部分时间都以此鼓入禁解禁。

独立小王国。而在这一百多个坊中，最热闹的莫过于长安东区第三街俗称北里的平康坊。

李大伟换了一身青色的纱衣，穿惯铁衣铠甲的他在这套东宫赐下的新衣颇为不适，这套青衣也没有让他更受京师的欢迎。李大伟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他失去了初到京师的兴奋。来这里的数天，他跟他的三百幽骑一直待在可达志安排的旅舍里，白天严禁出游。

“这鬼长安能让人发霉。”李大伟嘀咕着，今天他好不容易争取了一个逛平康坊的机会。早在幽州，他就听过平康坊三曲的艳名。领着七八名手下，他们转进了艺伎扎堆的三曲之一：北曲。

北曲第一家门口挂着大红灯笼，暖暖的灯光照亮了门匾，上面用红漆写着“杨三家”。门口一个黑不溜秋的侍役迎了上来，李大伟探着头朝里面打望了一眼：“你们这里可有胡姬？”

侍役怔了一下，挤出了笑脸：“有的，达官只管进去就是。”

“要是没有，我要拧下你的脑袋当夜壶。”

李大伟哈哈大笑，大步迈进了这家叫“杨三家”的院落。跟外面的宽阔截然不同，院内的假石花草将院子隔成了一条条曲径，东转西转之后，李大伟终于在侍役的带领下来到大厅。

一进门，数十张食案跟坐榻在大厅的两边一字排开，在大厅的尽头，左右各摆着一面大屏风，左面屏风上俏描着一位姿态万千的仕女，右面屏风上却画着一大团锦绣的牡丹。柱子上手臂粗的红烛将人脸映得通红，中央的空地上铺着西域进口的羊毛毯，而不是幽州常见的草席。李大伟久居边疆，还是第一见到如此奢靡的场景。

“这奶奶的真是个好地方，难怪我们燕王也一个劲儿地想进京。他想见皇帝老儿是假，想到这里来风流倒是真的。”

说完，李大伟一屁股坐下，数十个侍儿像流云一般涌出，变戏法一般捧出各种酒果。

李大伟捧起酒杯，往嘴里猛倒了一口，这是长安新进的葡萄酒，远比李大伟在幽州喝的麦酒要甘甜。李大伟拍着桌子：“胡姬呢？”



大概是听到了李大伟的叫喊声，丝竹声缓缓从饰有仕女秋郊图的屏风后响起，紧接着，一位身披绿色薄纱的女子从另一面屏风后飘了出来。到了前面后，丝竹声变成了清脆的鼓声，伴随着鼓点声，女子原地旋转起来。她旋转得如此之快，以至于李大伟只看到眼前绿色的长纱跟白皙的肤色交替流转，目不暇接。

鼓声骤然停止，女子停在了原地，洁白的脸上渗出了汗水，碧绿的眼眸更加迷离动人，她不停地大口吸气，丰满的胸部似乎要从单薄的纱衣里突围出来。女子款款施了一礼，转过身子将要退下，手腕却被一只有力的粗手给抓住了。

也不知道是这葡萄酒太醉人，还是眼前这美丽的胡姬更醉人，李大伟喷着酒气。他把这里当成了他一向寻欢作乐的幽州酒馆：“先别走，陪我坐下喝两大杯。”

胡姬脸色通红，拼命想要摆脱对方。一声嘶啦的声音，胡姬身上本就轻薄的纱衣被撕开，一对白兔堂而皇之又惊恐不已地从裂开的衣裳里蹦将出来。

胡姬又气又急，眼泪从眼眶里滚落，这让粗野的起哄声更大，直到一个不大却极冰冷的声音从后面穿透而来：

“这里是寻欢地没错，但也不意味着野人可以随意撒欢！”

李大伟松开了胡姬的手，向后望去。大厅最后的一张榻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坐着三个人，左边那位五十上下，浑身精瘦，穿一件绿色丝袍，看上去似乎有些面熟，但李大伟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对方。长安城内多是长着圆脸的高官，他想着。右边那位长须飘飘，有一张精明的长脸。两人的中间是一位衣着考究的年轻人，一把长剑的剑柄从腰间冒出来，从他脸上似笑非笑的鄙夷神态可以看出，刚才那声嘲弄就是拜他所赐。

不知道从哪里跑来的长安贵公子，李大伟想着，大步走到年轻人面前，双眼眯起直盯对方，同来的幽州士兵也饶有兴趣地围了上来。年轻人没有站起来的意思，还顺手倒了一杯酒送到口中，李大伟的眼眯得更细，这让他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。这样尴尬的沉默持续了一会儿，年轻人叹了一口气后开口说话：“说你是野人还真是没错，要么坐下来喝一杯，要么就走开，像根木头一样杵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李大伟回以一声冷笑：“我们幽州的野人喜欢饮酒，尤其喜欢用人的头颅当酒器。”

“哦，你们是幽州来的，看体格是幽州的军汉吧。幽州的军汉跑到长安城里来干什么？”

也许是被军汉这个带有侮辱味道的眼字所刺激，或是急于辩白他们出现在长安的合法性，后面不知道谁插了一嘴：“我们是来宿卫东宫的。”

李大伟感觉不对劲儿，连忙摆脱话题：“你的这把剑不错，但看它的样子怕是从来都没尝过血的味道吧。”他的眼光放到了年轻人腰间的剑上。剑柄处装饰着宝石，从制式上看，应该出自精于铁工的突厥人之手。

年轻人老实承认：“没错，这把剑确实没有见过血。”

李大伟暗地里松了一口气，不过是虚有其表的花架子少爷罢了，吓唬一下就走人吧，他上前了一步：“这么好的剑不见血太可惜了，我替你拿去砍两个人头来玩。”

“你再走前一步，这把剑就得见血了。”年轻人说道。

李大伟停住了脚步，气氛开始变得异样，李大伟额头渗出汗来，对方有三个人，左边这个精瘦的汉子一直没说话，但从坐姿来看，也该是一名军人，右边这位大概是文官，可以直接忽略。让他感到压抑的是，年轻人后面突然出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李大伟一点儿头绪都没有，他就像从平地里冒出来似的。此人往前凑了两步，正好进入到可以拔剑相击的距离。这是一个练家子，还是沙场上用血练出来的。已经按在腰间短刀的手犹豫了，李大伟的额头冒出了大汗，犹豫是大忌，我必须拔刀，不拔，就只有等死。李大伟这样想着，可对对方强大的气场又让他的手无法听从大脑的指挥。

“你们在干什么！”一声暴喝在厅外响起，一个四方脸的七尺汉子从外面大步迈进来。李大伟露出惊喜的表情，来人是东宫翊卫护军薛万彻，薛万彻曾是幽州的第一猛将，那时，李大伟还是薛万彻的部将。

“薛将军！”李大伟拱手招呼为礼，却只得到冷眼。

薛万彻直接越过他，仿佛八尺的李大伟不过是一团空气，他径直走到年轻人面前拱手：“万彻参见大王。”

大王？李大伟愣在那里，大唐虽有不少封王，但从年纪上来看，眼前这位不可能是别人。“秦王！”李大伟差点儿喊出声。



年轻人笑着点头，薛万彻又向左边那位中年人行礼：“李总管已经回京了？”语气熟络了许多。

“昨天刚回来。”中年人连忙起身还礼。

听到“李总管”三个字，李大伟才明白自己为什么对他有些面熟了，这位是大唐名将李靖，这位李靖跟薛万彻的父亲薛世雄是忘年交，李大伟在幽州曾经远远见过对方。

要是说李靖还只是面色尴尬的话，右首这位简直就是坐立不安了，薛万彻望向右边：“想不到宇文御史也在这里！”

长须中年男人慌乱还礼，左手还握着酒杯不知所措，额头直冒大汗。

跟三人打完招呼，薛万彻又面向了年轻人：“这些幽州的蛮汉不知道规矩，不知道是不是冒犯了大王？”

“确实有点儿不愉快的误会，但称冒犯就太严重了，我也是从伍的军人，军人之间不讲究那么多的俗礼。”这位年轻的秦王向李大伟露出微笑：“你既是幽州的兵，就替我向你们燕王带个好，上次山东一战，我还挺挂念他！”说罢，李世民站起身，朝薛万彻点点头：“我有事就先走了。薛将军替我好好招待一下这些幽州将士！”说罢，李世民径直走了。

刚还热闹的大厅出奇的宁静，李大伟愣在那里，他见惯残躯满地的血腥沙场，可那里所有的震撼加起来，远不如这短短一刻所带来的多。显然，他耿直的思维还没有理清这里面的利害关系。直到他被薛万彻的断喝声惊醒过来：“还不回去，丢人现眼，明天就给我回幽州去！”

于是，就在第二天，这三百原本打算在长安建功立业的幽骑就不得不收拾行李，悄悄出了长安城。他们原本是受密令前来补充东宫宿卫的，这件事只有燕王跟太子知情，就连领他们进京的可达志也被蒙在鼓里，他想不明白为什么秦王的人会知道。无论如何，他们还没来得及及熟悉这座锦绣都城，就得回到充满马粪味的幽州军城。回程的路上，他们不免有些沮丧，说起怨天恨地的话来。可他们不知道，就因为他们这次短暂的旅程，大唐天子龙颜大怒，将太子叫进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。这样看来，他们能够全身而退已经算是幸运了。

长安城，已经无法长乐永安，宽阔的朱雀街上弥散开血雨腥风的气息。